

• 俄国作家论丛 •

屠格涅夫论

高文风 编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沈阳

俄国作家论丛
屠格涅夫论
Tugeniefu Lun
高文风 编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丹东印刷厂印刷

字数：266,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frac{5}{8}$

印数：1—2,140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林 萍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赵多良

统一书号：10090·396 定价：1.90元

编 者 的 话

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坛百花怒放，群芳竞艳，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和诗人。他们的作品早已超越国界，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我们应该本着“洋为中用”的方针，吸收俄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精华，用以促进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有利于我国人民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四化”事业。近年来国内已出版多种介绍外国（包括俄国）文学知识的书籍，其中以通俗、普及性读物居多，而帮助读者深入研究和理解外国作家生平和创作的学术性专论著作却较少见。一些外国文学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部分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在学习和工作中往往苦于这方面的资料不足，无从借鉴和参考。有鉴于此，我们编译了这套《俄国作家论丛》，以应各界同志学习和工作之需。

这套丛书共选入十三个著名的俄国作家。他们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赫尔岑、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托尔斯泰、契诃夫。每个作家编为一辑，共分十三辑。每辑向读者介绍一个作家的生平与创作，俄国批评界对他的评述，苏联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各辑都编入一些参考资料，该作家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生平与创作年表，作品的中译本索引等。这套丛书拟从一九八五年起陆续出齐。

这套丛书由黑龙江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和翻译，主编

为高文风副教授和刁绍华副教授。编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戈宝权同志等的大力支持。他们不仅为丛书撰写了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学的专题文章，而且对丛书的编辑工作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我们在此向二位前辈学者表示深切的谢意。

本册介绍的是屠格涅夫，编译者为高文风同志。

目 录

编者的话

屠格涅夫和中国文学……………戈宝权 (1)

一、弗·伊·列宁论屠格涅夫…………… (1)

摘自《纪念葛伊甸伯爵》…………… (1)

摘自《纪念赫尔岑》…………… (2)

摘自《需要实行义务国语吗?》…………… (2)

摘自《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3)

二、俄国文学批评界论屠格涅夫…………… (4)

摘自《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第二篇)(1848年)

……………维·格·别林斯基 (4)

摘自《杂志短评》(1857年1月)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9)

摘自《约会中的俄国人》(1858年)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10)

摘自《什么是奥勃洛摩夫性格?》(1859年)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 (26)

摘自《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1860年)

……………尼·亚·杜勃罗留波夫 (26)

摘自《巴扎罗夫》(1862年)

.....德·伊·皮沙烈夫 (44)	
摘自《现实主义者》(1864年)	
.....德·伊·皮沙烈夫 (58)	
《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伊·谢·屠格涅夫》(1908年)	
.....瓦·瓦·沃罗夫斯基 (69)	
摘自《六十年代文学》(1936年)	
.....阿·瓦·卢纳察尔斯基 (74)	
三、屠格涅夫作品分析..... (90)	
<u>《伊·谢·屠格涅夫(生平与创作道路)》</u>	
.....亚·格·蔡特林 (90)	
《猎人笔记》	
.....亚·格·普斯托沃伊特 (139)	
<u>《罗亭》</u>叶·马·叶菲莫娃 (151)	
《贵族之家》.....亚·费·扎哈尔金 (186)	
《前夜》.....格·彼·彼罗果夫 (212)	
《父与子》.....谢·米·彼特罗夫 (238)	
《烟》.....彼·格·普斯托沃伊特 (280)	
《处女地》.....彼·格·普斯托沃伊特 (299)	
四、伊·谢·屠格涅夫生平和创作年表..... (324)	
附：屠格涅夫作品中译本索引	
(1949年10月—1983年)..... (336)	

一、弗·伊·列宁论屠格涅夫

摘自《纪念葛伊甸伯爵》

涅克拉索夫和萨尔梯柯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可是，那些参加立宪民主党的，或者成为立宪民主党应声虫的现代俄国知识分子，却教导人民蛮横无礼，夸耀自己非党民主主义者的公正无私，这些人竟自称是民主遗产的保护者。这种情况难道不比杜巴索夫和斯托雷平的劣绩更为可恶吗……

沙龙民主主义者钦佩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葛伊甸是“人”。葛伊甸是人道的。

这种对葛伊甸的人道的敬崇，使我们不仅想起了涅克拉索夫和萨尔梯柯夫，而且也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在我们面前出现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态度和蔼，有欧洲人的风度。地主请客人饮酒，高谈阔论。他问仆人说：“为什么酒没有温？”仆人默不作声，脸色苍白。地主按了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

请看，这就是葛伊甸或葛伊甸 à la（之流——《列宁全集》原注）“人道”的典型。屠格涅夫笔下的地主，比起萨尔特契哈来……也是“人道”的人，例如，他是那样地人道，竟

不愿亲自到马厩去看看是否很好地处理了鞭打费多尔的事。他是那样地人道，竟不关心鞭打费多尔的棒条是否用盐水浸渍过。他这个地主自己对仆人不打不骂，他只是远远地“处理”，他不声不响，不吵不嚷，又不“公开出面”……真象一个有教养的温和慈祥的人。

《列宁全集》，第13卷，第38—39页。

195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摘自《纪念赫尔岑》

当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于皇朝，并且捐了两个金币来慰劳那些因镇压波兰起义而受伤的兵士时，“钟声”杂志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圣女玛格达琳娜（男性）上书皇上，陈诉她夜不成眠，焦虑皇上不知道她诚心忏悔”。屠格涅夫一看就知道是说的自己。

当所有俄国的自由派狐群狗党由于赫尔岑为波兰辩护而纷纷离开他时，当整个“上流社会”弃绝了“钟声”时，赫尔岑并没有张皇失措。他仍然捍卫波兰的自由，痛斥亚历山大二世手下的镇压者、刽子手、绞刑手。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他写信给屠格涅夫说，“我们挽救了俄国人的名誉，因此才遭到占大多数的奴才们的非难”。

《列宁全集》，第18卷，第13—14页。

195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摘自《需要实行义务国语吗？》

自由派对我们说，俄罗斯语言是伟大而雄壮的。难道你们

不愿意让每个住在俄国边区的人都知道这种伟大而雄壮的语言吗？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俄罗斯语言一定会丰富异族人的文化，使他们有可能欣赏伟大的文化宝藏吗？如此等等。

我们回答他们说：自由派先生们，这一切都是对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语言是伟大而雄壮的，这一点我们比你们知道得更清楚。所有居住在俄国的被压迫阶级，不分民族，都应当尽可能地建立更亲密的友谊，达到兄弟般的团结，我们对这一点的希望比你们更迫切。我们当然赞成每个俄国居民都有机会学习伟大的俄罗斯语言。

《列宁全集》，第20卷，第58页。

195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摘自《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

苏维埃与“人民”，即与被剥削的劳动者保持着稳固的联系，保持着灵活的和能伸缩的联系，就可以防止苏维埃组织受官僚主义的毒害。贫民任何时候都不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哪怕是世界上民主制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看成是“自己的”机关。而苏维埃在工农群众看来，则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东西。无论是谢德曼式的，或者几乎是同样的马尔托夫式的现代“社会民主派”，他们厌恶苏维埃，羡慕威风十足的资产阶级议会或立宪会议，正如60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制的和贵族的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一样。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52页。

1958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二、俄国文学批评界论屠格涅夫

摘自《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第二篇) (1848年)

维·格·别林斯基

在所有类别的诗当中，长篇和中篇小说居于领先地位；一切艺术文学尽皆钟萃于此，以致与它们相比，任何其他作品都显得是稀见而偶然出现的了。究其原因，应归结到作为诗的类型的中篇小说的本质上去。同其他任何类型的诗相比较，长篇和中篇小说可以把虚构和现实溶为一体，把艺术构思和单纯、但求真实的自然摹写融会一起。长篇和中篇小说，即使描写日常生活中最平凡、最庸俗的琐事，也可以成为艺术珍品，成为至高创造活动的典范；反之，如果仅仅反映经过精心选择、完全是生活中最崇高的片断，它们就会失去一切诗意，没有任何艺术性……长篇和中篇小说是最广阔、无所不包的一类诗；在这里，才能可以感到无所拘束的自由。长篇和中篇小说结合了所有其他类别的诗：既有供作者就所描写的事件倾诉感情的抒情因素，又有作为迫使人物更加鲜明、更加突出披露自己的手段的戏剧因素。为其他类别的诗所不容的插叙、议论和说教，在长篇和中篇小说里都有其合法的地位。长篇和中篇小说给作家的才能、性格、趣味、倾向等主导性能提供了充分

发挥的余地……

正因如此，近来涌现出很多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作家。由于同样原因，长篇和中篇小说的界限也大大地扩展了：除文学中早已存在的“短篇小说”以外，不久前所谓的风貌作品——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典型特写作为低级的、比较轻松的小说类别也在文学中取得了安家落户的权利。最后，还有回忆录，它完全排斥任何虚构，其价值全在于真实、准确地反映现实事件的程度；回忆录，如果写得技巧卓越，似乎算得是小说领域的最后界限，标志这一领域到此为止……

去年，一八四七年，优秀的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格外丰收。饮誉读者之中的执牛耳者，毫无疑问当推两部长篇小说：《谁之罪？》和《平凡的故事》，因此我们对去年艺术文学的概述应从这两部作品开始……

现在我们轮到屠格涅夫君的《猎人的故事》了。屠格涅夫君的才华与卢冈斯基（达里君）的才华有许多相同之处。二人的真正体裁同样都是反映俄国生活和俄国人物各个方面的风貌特写。屠格涅夫君踏上文坛是自抒情诗歌开始的。他的小型诗作当中确有三四篇写得相当不错，例如《老地主》、《故事诗》、《费佳》、《平凡无奇的人》等。但是，这些小作品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就在于它们或者根本没有抒情性，或者其中占主要地位的不是抒情性，而是对俄国生活作出的种种暗示。确切言之，屠格涅夫君的抒情诗表明他完全缺少独具特色的抒情才能。他写过几部长诗。其中第一部是《帕拉莎》，刚一问世，它就以诗歌的通畅，幽默的活泼，俄罗斯自然风光画面的逼真，更主要的是以成功地、具体而细腻地刻画地主生活的风貌特写引起了读者的注目。但是，这部长诗却没有获得经久不衰的成功，妨碍它的原因是作者写作它时，想到的根本不是风貌

特写，他是在苦心孤诣地撰写长诗，而撰写这种类别的长诗他是没有独具特色的才能的。正因如此，长诗中的某些优秀之处似乎是一闪即逝的偶尔凑巧的神来之笔。继而，他写作了长诗《谈话》，诗文通畅流利，朗朗上口，感情充沛，有智慧，有思想，然而这思想是别人的，是承袭的，所以这部长诗初次阅读时甚至能引起好感，但是却令人鼓不起兴致去读第二遍。屠格涅夫的第三部长诗——《安德烈》里有许多精采章节，因为这里有很多反映俄国生活的真实特写。但是，就整体来看，这部长诗也没有取得成功，因为这是篇爱情故事，而描写爱情是作者才力所难以胜任的。长诗中女主人公写给男主人公的书信冗长、累赘，其中更多的是多愁善感，而不是慷慨激情。总之，在屠格涅夫的这些习作里，看得出他有才能，然而这是一种摇摆不定、尚未定型的才能。他也曾尝试过中篇小说：写出了《安德烈·科洛索夫》。这部小说里确有许多精采的人物性格和俄国生活的特写，但是作为中篇小说，从整体说来，它却是一部极其奇特，言犹未尽，显露斧凿痕迹的作品，以致极少有人能够发现它的优异之处。显而易见，屠格涅夫是在探索自己的道路，可是尚未找到，因为并非永远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轻易而迅速地找到。屠格涅夫后来写成了诗体短篇小说《地主》，这不是长诗，而是反映地主生活的风貌特写，如果愿意，可以称之为笑话，但是，不知为何，这篇笑话却远远超过了作者的所有长诗。流畅的讽刺，谐谑的诗句，活泼的幽默笔触，画面的真实，同时全部作品从头到尾风格统一——凡此一切证明，屠格涅夫已经找到了适于发挥自己才能的真正形式，开始发挥自己所长，而且他再无任何理由彻底放弃诗歌了。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一篇散文体的短篇小说——《三肖像》。从中可以看出，屠格涅夫在散文方面也找到了自己真正的道路。最

后，去年第一期《现代人》刊载了他的短篇小说《霍尔和卡里内奇》。这篇刊登在杂俎栏的篇幅不大的短篇小说竟然在读者中间获得了成功，这大出作者意料之外，促使他接连写出一篇篇猎人故事。在这里他的才能彻底显示了出来。显然，他没有纯创作的才能，他不能创造人物性格，不能把人物置于他们的相互关系之中，而这些相互关系自然而然地构成了长篇或中篇小说。他善于描写他所观察到和研究过的现实，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他也是创造，不过是采用现实提供的现成素材加以创造。这不是简单的临摹现实——现实并不能给作者以思想，它是在诱发、可以说在推动他产生这些思想。他按自己的理想加工他选用的现成内容；经此加工之后，他笔下的图景远比促使他绘制这幅图景的现实事件更为生动，更为雄辩有力，思想内容也更加充实。为了达到这点，在一定程度上，诗歌的才能也是不可缺少的。诚然，有时他的全部技能仅仅在于只是真实地把他所熟悉的人物或目击的事件转述出来，因为现实当中往往有一些现象，只须把它们真实地形诸笔墨即可具备艺术虚构的所有特征。但是，为此也必须具有才能，而这种类型的才能是有其程度差异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屠格涅夫都拥有相当杰出的才能。他的才能的主要典型特点在于：如果在现实中不曾遇到类似性格，他未必能够正确地创造出这种人物性格。他必须永远牢牢地立于现实的土壤之上。从事这种类型的艺术，他具有雄厚的天赋；观察能力，正确、迅速理解和评价任何现象的才能，猜测出该现象的原因和本能，从而能够在访问、质询于事并无大补的情况下靠自己的猜测和想象填补他不可缺少的素材储备。

一篇小小的作品《霍尔和卡里内奇》竟获得如此成功，这并不奇怪。在这里，作者从在此之前任何人不曾走过的方面走

向了人民大众。霍尔有着务实的头脑，务实的性格；他的智慧尽管粗野些，但踏实、清晰；对‘婆娘们’深刻的蔑视和对整洁秩序极度的反感。这是个在逆境中也善于为自己创造好一点的境况的俄国农民类型。然而，卡里内奇却是个较新的、充实的俄国农民类型；这是个在普通人民中间才有的诗意盎然的性格。作者怀着多么深切的同情，多么真挚的善意为我们描写了自己的主人公，多么善于迫使读者由衷地热爱这些人物啊！去年发表在《现代人》上的猎人故事总计七篇。在这些作品里作者向读者介绍了外省生活的各个方面，介绍了不同阶层、不同身分的人物。他的这些作品优劣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好些，有的逊色些，但是其中没有一篇不是饶有趣味、引人入胜、富有教益的。直到目前为止，《霍尔和卡里内奇》仍属所有猎人故事当中最优秀的力作，其次，当推《总管》，再次则是《小地主奥夫襄尼科夫》和《事务所》。我们不能不希望屠格涅夫君继续创作出整卷整卷的猎人故事来。

去年第二期《现代人》上刊登了屠格涅夫君的短篇小说《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叶夫》。这篇小说虽然不属于猎人故事之列，但它是描写纯粹的、而且带有莫斯科色彩的俄罗斯人性格的卓越的风貌特写。在这篇小说里，如同在最优秀的猎人故事里一样，作者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我们不能不提及屠格涅夫君描绘俄罗斯大自然风光的非凡响的技巧。他不是作为浅尝辄止的欣赏者，而是作为艺术家来热爱大自然。因此，他从来不追求只描写它的诗意形态，而是按自己所理解的那样再现它。他描绘的画面总是维妙维肖的，您从中总能认出我们亲爱的俄罗斯的自然风光……

摘自《杂志短评》（1857年1月）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杜迪什金先生在几期旧《祖国纪事》和最初几期《现代人》上读到：叶甫根尼·奥涅金在我们的社会里和文学中已被彼却林所代替，而彼却林又为别里托夫所取代。不久前他在《现代人》上又读到：继这些典型之后接踵来了罗亭，——于是，他也想发展一下这种对比。可是，他完全不是按这种对比应有的那种意义来理解它；他想象的是：彼却林脱胎于奥涅金，而别里托夫则抄袭于彼却林，——这种误解的自然发展势必导致他认为罗亭是彼却林的摹写。但是，在这些人物中间进行对比完全不是为了指出他们的相同之处——处于四个不同社会发展时代的四个人根本没有相同的地方——而是为了揭示他们各自所属时代的性质之间的差异。奥涅金烦闷无聊，是因为他虽然心地善良，但拜伦的作品读得太多，加以受到社会娇惯放纵，实际上是一个心灵空虚的人。他需要什么，忧虑什么——连他本人也不知道。实质上他苦恼的是没有什么值得他认真忧伤，是他的头脑里没有坚强有力的思想，而他的身心却被放荡生活弄得疲惫不堪。彼却林完全是另一种性格、另一个发展阶段的人。他的心灵的确坚强，渴望着热烈激情；他的意志的确坚定，能够使人从事果断的活动。但是他只关心他自身，任何共同的问题都唤不起他的兴趣。毋庸赘言，别里托夫完全不同，个人利益对他只有次要意义。但是，别里托夫在社会上

找不到同情，令他苦恼的是他完全没有用武之地。这三个典型人物都是被当作理想来描写的。罗亭却不是被当作理想来描写——直到小说结尾，作者对他所刻画的那个典型的态度才有些缓和，认为已经花费足够力量展示出了他的缺陷；说他身上也有好的东西——确切言之，就是他有火一般的工作热情，他不知疲倦地工作。但是，作者回到了他先前在整部小说叙述过程中对罗亭所抱的观点，补充说这种工作热情很少带来益处，因为罗亭缺乏实践的分寸感，他不善于从应该的方面着手办事。你们看得见罗亭同别里托夫的差别：其中一个人喜爱观察，没有行动，这也许是因为还没有到出现行动者的时期；另一个人工作，不知疲倦地工作，但几乎毫无成果。在罗亭和彼却林之间更难找到相似之处：一个是利己主义者，除了个人的享乐，再也不考虑任何事情，另一个是完全忘我、一心扑在公共利益上的热心人；一个仅为个人情欲而生活，另一个生活是为了自己的思想。这是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人——是彼此截然相反的人。你们在堂·吉珂德和曼弗雷德之间，在浮士德和堂·璜之间找到相似之处的可能性要比在罗亭和彼却林或者奥涅金之间找到的可能性大些。奥涅金距离罗亭就更加远了。

摘自《约会中的俄国人》

（屠格涅夫先生的中篇小说

《阿霞》读后感，1858年）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有这样一个，他的心与一切崇高的感情相通，他的正

直不可动摇，他的思想吸收使我们时代被称为充满崇高向往的时代的一切事物。可是，这样的人却干了些什么？他竟干出了一件连最卑鄙的贪官污吏都感到羞耻的勾当。他对一位爱他的姑娘产生最强烈、最纯洁的好感；看不见这位姑娘，他连一小时都没法过；他的头脑里每日每夜都萦绕着姑娘的美好倩影，你们会想，这个人的心已沉浸在幸福当中，对他来说，已降临了爱情的时刻。我们看到了罗密欧，我们也看到了朱丽叶，没有什么妨碍他们的幸福，他们的命运获得永远解决的时刻已近在咫尺，——为此，只须罗密欧说上一句：“我爱你。你爱我吗？”——接着，朱丽叶低声回答一声，“爱……”可是，我们的罗密欧……来赴朱丽叶的约会时干了些什么呢？朱丽叶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爱恋之心在等待自己的罗密欧；她须要亲耳听到他说出：他爱她——在此之前他们互相还从不曾吐露过这个词，如今这个词即将出自他的口，从而使他们将会永生永世结合在一起；幸福在等待他们，这崇高而纯洁的幸福，激发的热情，使这决定命运的庄严时刻变得对一个凡夫俗子来说几乎难于忍受了。有些人甚至经受不住比这小些的欢乐，猝然死去。她坐在那里象一只惊恐不安的小鸟，两手掩着面孔，遮挡闪烁在眼前的爱情娇阳的璀璨光芒；她呼吸急促，浑身战栗，待等他走进房间，呼唤她的名字时，她更加心慌意乱地垂下了眼帘；她有心望他一眼，可是力不从心；他握起她的手——这只手冰冷得死人一般；她试图微笑，可是苍白的嘴唇呈现不出笑容。她意欲同他谈话，可是嘶哑得吐不出声音。他们二人沉默相对了好久好久，——而他的心，用他本人的话说，他的心溶化了。于是，罗密欧终于对自己的朱丽叶开口讲话了……可是他对她说的是什么呢？“您对我是有罪的，”他对她说。“您给我惹了麻烦，我很不满意。您损害了我的名誉，我应该中断